

宋文鑑卷第四十一

奏疏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論彗星

趙普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論邊事

田錫

諫北征

張齊賢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
已及初夏尙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
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況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
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
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
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

慮邪詔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蹊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爲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眾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 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

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
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
爲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
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
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奈何昨來緣取幽
州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效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昭
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
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終尙聞屍諫
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
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眾人之報投荒弃市甘俟于顯
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爲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
暮莫敢遑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閒

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
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德之長自知政術疏遺寧免妖星謫見
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眾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
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
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
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 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
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
變災之望才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
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詔諛未明真僞乞
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
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
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曰
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
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

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案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
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攬搶為天棊音棒又曰
彗星所為埽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
如箕亦為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
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
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
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為水旱飢疾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
云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
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
齊侯使禳之禳以術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天道不諂諂
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義翼翼共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

政民卒流亡

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政

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

無能補也

公說乃止

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穢惡彗星不可禳也

唯有聖德可以禳也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

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爲政對曰

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

驗也

時魏文帝居中國蜀先主居西川

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

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

應天道

時後魏孝明帝居中梁武帝居江南

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

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

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

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

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爲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

而星滅

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王皇后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由正道因此作宰相身死

之後定謚爲謬

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

情之說伏況 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
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災爲福之
祥乃爲 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
資財須行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
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倚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僞並受驅除無一
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
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 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
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召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
堯水湯旱乃是明徵臣又竊聞 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
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啟聖
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
面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
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茲

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懋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況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陛下超擢之恩抑

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眾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泊陛下下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

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霑恩豈謂 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
勳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
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
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
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
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 陛下以幽州
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
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算然臣請 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
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
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 陛下駕馭其意鎔鑄
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
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
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 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
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

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 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 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曰新皇風曰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厲彼人自罹凶荒尙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 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 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 陛下功業交州旣得不足光 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爲可圖鈍兵挫銳爲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 陛下惜輕費之用望 陛下念征戍

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
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
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
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
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勅而不可行
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
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
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 陛下德音或
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尙闕員又中書舍
人是 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
進拜舞而迴未嘗見 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 陛下訪之以事
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
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
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

職官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勅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尙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

十四司不在其閒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解字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如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 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鎖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 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 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 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尙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俶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獫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數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

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爲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冤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眾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